

“我们住在一个家，却无法一起见面”

原创 吴美芬 云林街十七号



看到“7例肺炎”的新闻后，小熊赶回了武汉。但妈妈还是病倒了。目前居家隔离的妈妈病情有所好转，可小熊还是一刻不敢放松。

文 | 吴美芬

1月1日，家住武汉的小熊在贵阳出差。这天他第一次听说了“新型肺炎”，新闻里说武汉有7个人患上了这个病，有人传闻是“非典”。

1月7日，他担心父母，跟公司申请提前回到武汉。两周后，母亲病发急需抢救。在医院，他亲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“人传人”的消息公布之初，医院的真实状况。

2月4日，我联系上他，听他讲述为母亲求医的过程。张母至今未确诊，居家隔离治疗，病情有所好转。

以下是小熊的自述：

“非典”？

1月1日，我在贵阳看到一条新闻，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7个人患上了新型肺炎。接着就有传闻说是“非典”，后来又出了辟谣新闻，说那些患者已经被隔离了，大家很安全。

我担心父母，连年会都没参加，跟公司申请提前了6天回来。我是12日中午在贵阳北站坐的车，下午回到了武汉。

隔天，我们正在吃晚饭，妈妈突然不舒服，说前几天一直发烧咳嗽，疲惫乏力，不想吃饭。当时我没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一是因为回到武汉没看到大家戴口罩，二是我们家住在汉口，离华南海鲜市场比较远，也没去过那边。

1月14日，妈妈自己去第一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诊断是支气管炎，开了3天针。三天针打完后病情没有好转，发热更严重了，38度往上。

我感觉情况不对，1月17日又让她去第一医院拍了CT，还做了血检。这次医生诊断为肺炎，说是从支气管炎发展的。医生又给她开了一天针，打完还是没效果，体温一直在38.6度左右。

医生建议住院，让我们去住院部问一下有没有床位。我先到13楼，护士说有40多个人在排队。我又去14楼，护士说登记一下，有100多人在排队，等有人出院，才能住进去。

我看到这个状况，意识到问题严峻，骑着电动车跑遍了三医院、四医院、武昌军区总医院，都说床位满了，要排队。

1月23日，我爸陪妈妈去协和医院，做了CT和血检，医生基本确定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

当天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“人传人”的消息已经公布，全市医院呼吸科住满了人，还有很多人在排队。我妈妈那时咳嗽已经很严重，没有床位住不了院，只好回家。

人满为患的医院

1月23号下午，妈妈突然呼吸困难、喘不过气。那天武汉开始封城，公交、地铁都停运，出租车也打不到。我同时用爸爸、妈妈还有我的手机拨打了120，大概7分钟后电话接通。

对方问我，联系好医院没？我说没有，他们说没联系好没法来接。我不断地恳求，说了很多好话，他们才答应来。救护车从汉阳出发20分钟左右到我家。

车上一共有4个护士，两男两女，没有医生。

去医院的路上，救护车的车窗一直开着，冬天风很大，很冷，我妈妈一直在咳嗽。我问护士，能不能给我妈妈吸氧，他们不愿意给，原因是妈妈一直在咳嗽，他们怕飞沫传播造成感染。我就让他们帮忙把车窗关上了。

有一个护士给了我几个电话投诉卫生部门，我打了2、3个，这些部门都推来推去，没说谁负责。

救护车只好先把我们送到古田三路的普爱医院西院区，去到那发现医院的门被封闭了，门诊、急诊的门都上了锁，说是在改造。

下午5点左右，救护车带着我们去到协和医院，此时，协和医院正好在转移一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，楼下很多救护车，护士让我们赶快走，说急诊科没有医生了。

最后去了红十字会医院，一进去，大厅塞满了人，左边的发热门诊跟右边的急诊都塞满了，只留下一条很小的道，像集市或者过节的步行街，人挤人，有人走过大家都要让一下的那种。

缴费和打针的人很多，排队很长，可以说是绕了篮球场一圈。病人坐在板凳上，大多数是中老年人。



红十字医院门诊

我们转了一圈，才在电梯旁找到一个位置给妈妈坐下来。

爸爸挂完号后，只有两个医生看病，我和我爸分别排队，我排的这个医生本来是6点下班的，一直到7点都还没走，后来他实在看不动了，就说后面的人不用排了，又排了6个人才轮到我们，这时他都还没下班。

排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病人属于轻症病人，他想打针但医生建议他回家隔离吃药，避免交叉传染。我妈妈属于重症，开了针。

我们是6点左右挂完号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才打上针，排了十几个小时队，都没有人来过大厅消毒，只有两台空气净化器在运转，一边一个。

我一晚上都坐着，没合过眼，人太多，很吵，我感到特别无助。其他的病人和家属也一样。

我看到有的家属因为插队打了起来，有的病人对着护士吼：“我已经排了24个小时了，还没打上针”，还有人排着队突然就晕倒了。很多人在跟护士抱怨。我很同情她，因为她也在打电话求助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亲眼看到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去世。我记得是1月24日凌晨，我排队坐得腰酸背疼，起来走动了一下。

走到一个诊疗室门口，里面没有医生，队伍很长。问别人，他们说医生去抢救了。

我就往抢救室走，到了门口，我看到有个患者躺在抢救室门外地板的担架上，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正在做胸部按压抢救，另外有一个护士急匆匆跑进药房又拿着点滴包跑过来。还有个人拉住她问了个问题，她很急地回了句“现在没时间回答”。

当时，抢救室门外，有很多在输液的患者和排队的家属。医生特别用力地往下压，可是那个病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医生一直按一直按，最后还是抢救无效。

一线医护人员真的很值得尊敬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武汉的患者，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真心。

因为没有试剂检测确诊，不能住院，打完针我们就回家了。

艰难的求医之路

我们开始做隔离措施，妈妈睡主卧，爸爸睡客厅，我睡次窝，并且互相说好，没什么事都不要出房间门。

1月25日早上，妈妈说自己没发热，只是行动时还是会喘气、费力，进食也好了点，精神看上去比之前好很多。

但过了两天，我妈还是觉得呼吸困难，想去医院看看。这时国家政策规定患者去医院要经过社区。我打电话给社区登记了情况。两个小时后他们回电话，让我去卫生所看一下。

我去到门口，看到有辆救护车接走了一个病人。卫生所里面不用挂号，轮两三个就到我了，可医生说这看不了，建议我去泰康医院或者汉口医院。

但卫生所没车，去不了。反复联系社区后，说可以让我妈妈跟其他人一起坐一辆车去，但不会把家属送回来，我就让爸爸跟着去，想着早些时候可以开电瓶车去把爸爸接回来。

他们去的是浦爱西院，到了之后，爸爸给我打电话说，医院不给37.3度以下的人看病，我妈妈当时的体温是37度，没有发热，医院不肯给她看。

没办法，我就骑着电动车去把妈妈接回来。那时是晚上7点多，去的路上，马路空荡荡，我完全可以在快车道上骑行。

半路遇到一个老爷爷用轮椅推着一个老奶奶，走在通往医院的路上。

冬天晚上好冷，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出来，我想他们是去看病，没有车只能走路去。我妈还有我在身边，他们只能是两个老人相依为命，看着很心酸，很可怜。



空无一人的街道

禁止交通，对于子女不在身边又不会开车的老年人来说，太残酷了。之前，我爸妈去医院叫出租车，司机都不肯接，说上面有规定，不接送咳嗽病人。这简直是把人往死里逼，就好像是在说：你只能是靠自己，你能活下来就能活，活不下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回来时，我给爸爸扫了一辆共享单车，6公里的路，我骑了半个小时，我爸骑了40分钟。天特别冷，我冻得鼻涕直流，把口罩的上半部分都浸湿了，还拿纸巾擦了鼻涕。妈妈坐在后面，我都无法想象她冻得有多难受，好担心她冻发烧。

1月27日后，妈妈再没去过医院。她在家吃一种名叫阿斯美的药，医院医生开的，说是治咳嗽和哮喘。吃完后，我自己又去社区卫生院开了两瓶，45元一瓶，共90元。她也没再发热，状态有所好转。

除了偶尔出去买菜，我都不出门。

我是一个武汉市公民，也想为武汉控制疫情做点事情。直到现在，我妈都没得到试剂做核酸确诊，只是医生口头说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

虽然不发热了，但只要有一天我妈妈没确诊，没痊愈，我一天都不能放松，都会提心吊胆。就像随时准备上战场的人，我很怕她突然哪天又发烧或呼吸困难。

现在求医的流程太漫长，如果妈妈突然发热，我只能骑电动车带她去医院。但如果是需要抢救的情况，我怎么办？现在120、110都需要排队。等走完这些流程，救护车来的那一刻，病人也许去世了。



小熊妈妈的检查结果

未来会怎样？

我也想过，如果某一天被自己感染了，怎么办？我的家人谁来照顾。我一直在跟自己说，不能倒下。每时每刻我都很注意，减少感染的概率，没有医用酒精，就经常洗手、换口罩，外出回来会把所有衣服换掉。

武汉基本买不到医用酒精，不可能像网上说的那样这里喷喷，那里喷喷。

我把自己的洗漱用品拿到阳台洗漱，凑合着过。妈妈除了上厕所，也不出房间，由爸爸给她送吃的。这些天，我们一家三口，住在一个家，却没有过三个人一起见面的时候，有事情就通过电话说。

我一直在关注政府出台的措施和政策，各种途径都做去登记。今天我还在一个叫做“武汉微邻居”的公众号做了登记，后来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下情况，也就没了下文。

妈妈生病后，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些视频和言论，有人说我造谣。

如果我是造谣，他们可以举报，没必这样抨击。我没有精力去回应他们。作为当事人，作为武汉人，我在微博上发声，是希望看到政府有更好的决策，把床位供应起来，把核酸检测放出来，让大家都能得到确诊，得到救助，这是我最想看到的。

生病后，我妈妈特别沮丧，特别没有信心，那天在救护车上，她有说过：“算了，不看了，死了算了”。很悲观。

我特别能理解，因为她被病魔折磨得很痛苦，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，都很绝望。但我还是努力鼓励妈妈，一直跟她讲不管多严峻，一定要有活下去的信心。一定要努力进食，负能量越多，对病情是没有帮助的。

这也是我最想对所有的患者或家属说的话，慢慢会好起来的，一定要乐观。

前天我关注到政府的一个政策说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患者，哪怕是轻微症状的，也会隔离起来治疗。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执行彻底，还有很多患者或者家属呐喊，需要试剂确诊，需要床位住院。

现在，我堂姐的姨妈也感染住院了。她一家三口都被感染了，丈夫70多岁，直到病发去世都没试剂检测确诊。堂哥受感染还在社区的隔离点。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共有5个人受感染尚未确诊。

虽然没确诊，但肯定是感染了。因为医生口头说了，他是不会骗你的，他们都在尽自己最大能力救治你，不会隐瞒什么，这是挺好的。

(编辑：徐玮超 严月茹)

「云林街十七号」

推出征集活动

无论你是医护人员、患者，还是普通人

都可以点击“阅读原文”

和我们联系

#普通人的抗疫生活#

视频征集

这个年你过得怎么样？

疫情怎样影响了你的生活？

第一次听说新型冠状病毒是什么时候？

你想对如今武汉城里人说什么？

家里的口罩存货充足吗？

.....

我们邀请你

和我们一起记录下时代的声音

我们是谁？

我们是“云林街十七号”，一群关注新型肺炎病毒抗疫的纪录片人。云林街是武汉一条普通的街道，正如我们想要记录的普通故事背后的一切。团队成员来自社会学、新闻、电影、纪录片等不同背景，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，其中大多都有自己的作品。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声音？

无论你来自武汉、湖北其他地区、中国其他省市、还是海外，我们都需要你的声音。了解你眼中的疫情，和疫情中你所经历的一切。

征集详情

添加工作人员微信15189681188/15827608198/15201577356，备注“采访征集”，简单自我介绍后，我们会将采访提纲发送给你。素材一经采用，将会支付一定酬劳。如若介意，可以不出镜。

 云林街十七号

#医务人员的抗疫故事#

故事征集

这个年你过得怎么样？

你在防疫工作中的具体责任是什么？

第一次听说新型冠状病毒是什么时候？

加入防疫工作之初，你与父母和爱人是如何解释的？

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？

为了更好地记住历史

继征集普通人的抗疫故事之后

我们邀请你

和我们一起记录下时代的声音

我们是谁？

我们是“云林街十七号”，一群关注新型肺炎病毒抗疫的纪录片人。云林街是武汉一条普通的街道，正如我们想要记录的普通故事背后的一切。团队成员来自社会学、新闻、电影、纪录片等不同背景，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，其中大多都有自己的作品。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声音？

无论你来自武汉、湖北其他地区、中国其他省市，还是海外，我们都需要你的声音。无论你是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，还是医院的相关工作人员，又或是他们的亲属和朋友，我们都想了解你眼中的疫情，和疫情背后你所经历的一切。

征集详情

添加工作人员微信：15189681188 / 17319285897 / 15210138138手机，备注“医务人员”，我们将会联系您。提供的故事和线索一经采用，将会支付一定酬劳。我们同时也接受匿名采访和线索提供，我们承诺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你的个人隐私。

点击[阅读原文](#)，报名参与“故事征集”。

[阅读原文](#)

